



安东尼·特罗洛普著

尼娜·巴拉特伽

吴人珊译



尼娜·巴拉特伽

[英] 安东尼·特罗洛普著

吳人珊譯

新文藝出版社

·1957·



Anthony Trollope
NINA BALATKA

根据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年版本

尼娜·巴拉特伽

〔英〕安东尼·特罗洛普著

吴人珊译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書号 1547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8 1/4 插页 1 字数 153,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 定价(6) 0.70 元

主 要 人 物 表

斯蒂芬·特倫得爾鐘——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

安东·特倫得爾鐘——他的儿子。

加利尔·查門諾依——布拉格的一个商人，基督教徒。

查門諾依夫人——他的妻子。

吉斯卡·查門諾依——他們的儿子。

約瑟夫·巴拉特伽——布拉格的一个破产商人，也是基督教徒。

尼娜·巴拉特伽——他的女儿。

露絲·雅科比——那犹太人的外孙女。

勒貝加·洛斯——一个犹太女人。

傑洛姆神甫——一个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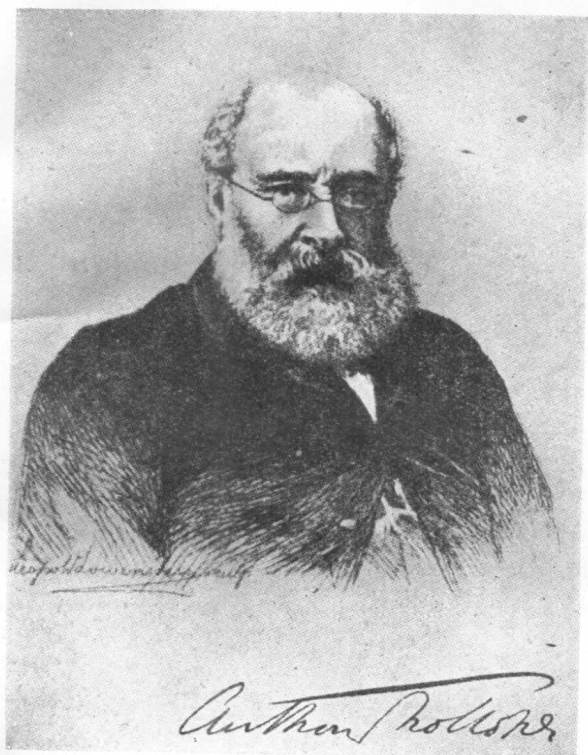
拉賓斯基——一个珠宝商。

蘿塔·盧克撒——查門諾依夫人的女仆。

苏奇——約瑟夫·巴拉特伽的男仆。

內 容 提 要

作者特罗洛普是英国十九世紀的名小說家。本書是他以布拉格为背景写的爱情故事：尼娜·巴拉特伽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穷姑娘，他爱上了一个犹太人安东。由于宗教信仰和种族的不同，双方家庭都反对他們結合。尼娜对安东的爱情是純洁而堅貞，但是由于尼娜的姨媽暗中破坏，安东对她发生了怀疑，以致两人感情破裂。尼娜心碎了，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正当她要投河自尽的时候，她姨媽的阴谋暴露了，別人追来挽救了她，尼娜的真誠的爱情战胜了惡人行为，終于和她的爱人結合了。



安东尼·特罗洛普像

第一章

尼娜·巴拉特伽是布拉格的一个少女，出身基督教徒人家，她自己也是基督教徒——却爱上一个犹太人。这就是她的故事。

尼娜·巴拉特伽的爹是布拉格的一个年老的商人，名叫約瑟夫·巴拉特伽。在故事发生的时候，他还活着，可是尼娜的娘却已經去世了。約瑟夫在經商中，跟一个犹太人发生过密切的关系。那犹太人名叫特倫得尔鐘，住在布拉格犹太区的一所寒俭的房子里——犹太人只可以在城市的那个指定地区居住，是当时强制而行的慣例，至今也还是如此。跟老特倫得尔鐘一起經營生意的，有他的儿子安东。而安东·特倫得尔鐘就是尼娜·巴拉特伽爱的那个犹太人。尼娜的爹約瑟夫·巴拉特伽原是同布拉格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富商加利尔·查門諾依合營生意的，后来，在日漸疏远的情况下，他跟那富商散了伙，又逐漸同特倫得尔鐘搭上伙。經過的情形，这里不必細講了，因为那全是在尼娜幼儿时代发生的。可是，就这样一散一合，巴拉特伽破了产。在我叙述的这段期間里，他們父女两个几乎穷得一文錢也沒有。讀者要知道，加利尔·查門諾依和約瑟夫·巴拉特伽

本是連襟。約瑟夫的妻，尼娜的娘，已經死去很久了。据她妹子苏菲·查門諾依講——她是伤心死的。只因为她丈夫无缘无故，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犹太人的連結在一起，才忧愁成了病，終于伤心而死。到底是因为跟犹太人合伙的恥辱，还是由它而来的不幸的后果，叫这位夫人伤心死的，或是象医生所說，大概是肋膜炎要了她的命，这里不必詳細追究了。她的灵魂安息已久，我們不妨相信，她的幽灵已不再因为怕跟犹太人来往而焦灼了吧。不过，苏菲·查門諾依还在人間，身子也健壯，仍旧能够咬牙切齿地恨一个犹太人，就象在早年可以用迫害来满足仇恨的那个时代，人們把犹太人恨的那样。在查門諾依夫人这个时代，要想迫害特倫得尔鐘家，除开她那条天生刻毒的舌头，几乎没有別的什么权力好給她行使了。她可以背后辱罵他們，碰到机会，也大可当面辱罵一場。这两样她都常干，在布拉格逢人便講，說特倫得尔鐘家害死了她的姐姐，夺了她傻瓜姐夫的财产。不过在目前，她那一腔怒气还没发洩得象日后那么淋漓尽致，因为她还没有曉得她外甥女犯下的滔天大罪呢。在我講的这个时候，尼娜也知道自己的罪过，可是，她却几乎說不上来，她爱这个男人是不是玷辱了她。不过，她却曉得，即使玷辱了她，这类的想法也已經太晚了。她爱那个男人，也把这话告訴了他。不說他是犹太人，就是吉卜賽人，說不定她也要隨他漂泊到荒野去的。尼娜·巴拉特伽已經准备漂泊到荒野去了。加利尔·查門諾依夫妇正交好运，住在新城的一幢又舒适又时式的宅子里。这幢宅子座落在一条

笔直的街上，宅子后面又有另一条笔直的街道。城的这一区，跟旧布拉格全不相象。比起这一区来，旧布拉格也许没有它那么舒适，可是谈到风景，不用说是世间最富有画意的城市。苏菲·查門諾依的寓所就在城的这一区。她十分得意，自己备有馬車，不时地高高坐在車上，在布拉格的大街或郊外馳来馳去，車的前面，套着一对短小的矯健的波希米亞馬——想貶低几分查門諾依夫人身份的人，管它們叫矮脚馬。查門諾依夫人到过巴黎，常喜欢向朋友們吹她的馬車也是巴黎式的，其实，它再远也不过是从得累斯顿置来的。約瑟夫·巴拉特伽父女很穷，穷虽穷，住的却是深宅大院。那本是老巴拉特伽有錢时的寓所，眼下至少在名义上，还算归他所有。这幢宅子座落在克萊茵塞特。克萊茵塞特是城里的一条狹長的地段，处在摩尔刀河的那边——也就是紧挨着拉德欽山，在所謂新旧两城的那一边，河的西岸。所以，旧城和新城在河的一岸，克萊茵塞特和拉德欽山在河的又一岸。跟熟悉布拉格的人剖細地說：克萊茵塞特街道上如画的建筑，画面的明暗，商店和宮殿的奇妙的混合（噫，如今多出了一个奧地利兵营来），街路的錯綜，坡道的嶮峻，怎样怎样引得人贊賞，实在是多余的事。巴拉特伽的房子就在近河的一个小院子里，整个隐在河的后面，跨过桥，才見它在克萊茵塞特大街的偏右地方、由大街弯进一条夾在两座旧日宮殿的圍牆当中的小巷（实际上还大一些），忽的出人不意，来到一个小广场，場的一角，有个洞开的石拱門，通入一个庭院。院里，是巴拉特伽和他女儿尼娜住宅的大

門，或者也可以說，兩扇大門。門對面是另一棟宅子的沒有窗的牆壁。巴拉特伽的房子占滿了院子的兩面，所以，除開他自家的窗子，開向院子或朝他開的，再沒有旁的窗子了。那塊地方的景色，真使初到布拉格的人叫絕，——在偌大一座城市的心臟地帶，誰想真會有這麼孤零、這麼與世隔絕、這麼淒涼、卻又和熙攘的市塵離得這麼近的一所住宅。可是，在布拉格，那種房子倒也不只是這麼一所，也許還有不少。在那里生那里長的尼娜，全不覺得她住的房子有什麼離奇的地方。在小廣場的上方不遠，屹立着拉德欽宮，那是古波希米亞帝王的縱深幅廣的宮邸，現今做了一位哈布斯堡王朝①遜王的住所。這位遜王想必會感到那王室宮邸的成千的房舍，做為他暮年的退隱之居，也未免太寬敞了。那座皇家山陵，聳立在巴拉特伽住宅的上方，兩下里離得這麼近，每達到月夜，月光照在布拉格，看上去，宮殿的柱廊就象是一座巍峨巨廈的上層，而那破產商人的小院子，竟成了下層的一個部分似的。一排排排出老遠去的窗戶，會在夜的光輝里閃爍，尼娜常站在拱門的暗處，數着窗子，直數到仿佛要數不過來了，而且心裡也覺得奇怪，那些住在裡面的人，有的大概是些什麼思想。其實，住在那里的人沒有幾個，他們的思想也不值得尼娜去多費思索。一般帝王的宮里，許多房間都開有窗子。據說，拉德欽宮開有窗戶的，有上千個房間。可是，那些房間，難得有多少房客，那不多的

① 奧地利的統治王朝，統治期自 1282 年至 1918 年。

几个房客，大概也沒有多少思想。屋子是一間又一間，你可以一口气走过好些間，不意中發現了一些标记，知道里边不止没人住，也从来沒有过住户。窗子多到几乎数不清，从宮外就可以看見它們——这也正是宮殿的妙处。不过，每当望着宮殿，尼娜总爱幻想着那些房間里住滿了大群快活的居民，也爱幻想着那些被基督教徒青年鍾爱、又敢于把自己的爱情告訴朋友們的幸福少女們的种种欢乐。可是，尼娜·巴拉特伽并不是懦弱的人，她已經下了决心，要馬上就把她的恋爱告訴給那些應該知道她准备怎样安排自己前途的亲人。至于她的爹，只要她爹在这件事上做得了主，要商量出一个折衷办法，既嫁了安东·特倫得尔鐘，又不必跟她爹永远分离，倒不見得沒有希望。不用說，約瑟夫·巴拉特伽想必会很吃了一惊的，会因为女儿爱上一个犹太人难为情——虽說他肯讓尼娜在犹太人中間常来常往，由女儿从中周旋，来使那因为他自己的懶惰和坏运气而不可避免的不幸后果慢点儿到来，心里倒并不顧忌。不过，他这个人性子溫順，心志已灰，慣对尼娜百依百順，甚至这件事，临了他也許还是会讓步的。可是，还有她的姨媽查門諾依夫人——她那生有刻毒的舌头的姨媽呢；也还有她的表哥吉斯卡·查門諾依——她那位又有錢又漂亮的表哥，只要尼娜冲他点个头，鼓励一下，或是賞他个臉，輕輕一笑，这位表哥馬上便肯表明态度，自願做个比表哥再亲上一层的人儿的。尽管这样，尼娜还是嫌惡这个爱她的基督教徒，虽說他是她的表哥，却把他嫌惡到如同她爱那个犹太人一样的深度。查

門諾依家的人，尼娜真的沒有一個喜歡——不喜歡她的表哥吉斯卡，不喜歡她那生有一條刻毒的舌頭又身為基督徒的蘇菲姨媽，也不喜歡她姨父加利爾，那個財運亨通、愛錢如命的十足的生意人。雖然這樣，可是在某種程度上，她還脫不了跟他們的那份關係，知道應該告訴他們，她打算走的是哪種人生道路。當克萊茵塞特老宅破落下來的時候，查門諾依夫人就提議過：接她的外甥女到委茵堡街她繁華的公館里去住。這個慷慨的提議，雖然給不識抬舉地謝絕了——蘇菲姨媽逢人便講，說這姑娘謝絕得真是無情無義，——可是，另一些恩典又賞了下來。這番恩典很難再推辭掉，只好收下，很傷了尼娜的自尊心。四下里暮色蒼茫，尼娜站在拱門下，想到這裡，不覺記起她身上穿的那件外衣，就是她姨媽送的。可是，且不管那條刻毒的舌頭，不管吉斯卡的嘲笑，她還是要把她的事講出來，而且馬上就去講。她深知自己的勇敢，也對它信任。講出口的那一剎刻雖說可怕，她却連一會兒工夫也不願去拖延。只要安東一答應她去宣布她的決意，她就宣布。仿佛一個立在懸崖的人，考慮着縱身岩下的得失，感到心里逐漸燃起一種瘋狂的欲望，想立時跳下去似的，尼娜正是怀着這種感覺，急想走到委茵堡街去，硬着頭皮去承受查門諾依一家人所講得出做得出的種種。她知道，或者自以為知道，眼下人們的迫害總不至越出舌頭的活動範圍以外去吧。教士沒有權力關起她。她想嫁一個猶太人，法律管不着她。在這個時代，就是一般老百姓，對待猶太人也都溫和容忍，她料想，即使克萊茵塞特的姑娘們

曉得了她的戀愛，也不會去剝她的衣服了。不過，有件事可以肯定。即使把她剝得一絲不挂——即使有哪個教士得到特權將她迫害——即使查門諾依家的人在盛怒之下毀了她——即使她爹不肯見她，她也要忠於那個猶太人。愛情在她那樣神聖，任何其他神聖的事物，都不能侵犯它的尊嚴。以前她珍視愛情，卻從來沒有愛過。現在她愛着，一心地愛着，她全心愛他，她是他的人。不論她面臨的是什麼痛苦，即使是以至於死的痛苦，如果她愛人要她忍受，她便甘願忍受。到目前，只有一个人疑心到她。她爹家里還留下一個老仆人，雖是男人，倒一身兼了廚子、女仆、洗衣婆和雜役四樣職務。或者說得正確點吧，是他和尼娜分擔全部日常家務的。蘇奇——這是他的名字——很忠實，不過正因為他忠心耿耿，對他的男女主人反而缺乏尊重，舉止態度沒有一點禮教。蘇奇從這露骨的自恃無恐里面所得的樂趣，也許比拿工錢還痛快些吧。

“尼娜，”有一天早上，他對她說，“你去看安東·特倫得爾鐘的次數太勤了。”

“蘇奇，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這姑娘嚴厲地說。

“你去看安東·特倫得爾鐘的次數太勤了，”老头子再說一遍。

“我是為了我爹才去看他。這你曉得。既然曉得，蘇奇，你就不該講這句話。”

“你去看安東·特倫得爾鐘的次數太勤了，”蘇奇第三次道。“安東·特倫得爾鐘是猶太人。”尼娜從這話里明白

苏奇已經看穿了她的秘密，肯定这事会由他的嘴里洩漏給她姨媽的心腹女仆蘿塔·盧克撒，再傳到她的姨媽耳里。苏奇对尼娜不忠实，倒不是心里向着查門諾依夫人，那位夫人他也討厭，是因为他自以为應該尽宗教上的責任——尽管他自己从不接近教士，向来不望弥撒——有义务打救他的女主人，使她不冒跟犹太人交接的凶險。她恋爱的事一定得講，尼娜認為要講就自己先講，不願讓她的仆人苏奇代这份劳。她必須去找安东一趟。所以，待到黄昏来临，桥上暮色朦朧，剛好容她走过桥不被行人察覺的时分，她披上斗篷，拉上兜帽^①，走过河，往左拐，穿过窄小迂曲的街道，向犹太区走去。去那里的路她很熟，蒙上眼也走得到。在布拉格人口稠密的地区的中央，有一座古老的犹太人会堂——犹太人乐意告訴你，那是他們在欧洲的年代最久远的禮拜堂。在会堂后面不远，两条窄得單輛馬車也难通行的街道的轉角上，有一所狹隘的、山形牆高聳的房子，特倫得尔鐘的家便在那里。底层上，原本有个店面，現在沒有了，因为特倫得尔鐘家有了錢，不再做零售生意了。不过房子的外觀，他們不打算去修飾，也許是沒有这份野心，只听任旧百叶窗紧闭着，就象房里沒人住似的。山形牆的上边，是陡斜的尖屋頂。面朝会堂的只有这么一座孤另另的房子，就使得尖屋頂格外的显眼，所以，凡是熟悉布拉格的人，沒有不認得特倫得尔鐘家的房子的。近来，尼娜每当走进那所房

① 指連在外套或斗篷上的兜帽。

子，总希望它少显眼些才好，免得进进出出，担心给人看见。那是九月初，尼娜的手刚扶在那个犹太人家的門鎖上，城里的大鐘正敲八点。跟往常一样，門沒有上門，她不必在街上等仆人開門，可以推門进去。进了門，她馬上走过狹窄的过道，登上昏暗的木梯，梯脚上悬着一盞小灯，灯光昏蒙，剛好驅散夜的黑暗。在二楼的梯頂，尼娜敲一扇屋門，听見柔和的女人的声音請她进去。她进屋时，屋里只有一个黑发的女孩，大約有十二岁，身材小巧纖弱，乍一看，臉色近乎蒼白。“喂，亲爱的露絲，”尼娜道，“安东今晚在家嗎？”

“他跟外公在樓上，尼娜。要不要我去告訴他？”

“勞你駕，亲爱的，”尼娜道，俯身吻她。

“可爱的尼娜，亲爱的尼娜，好尼娜，”女孩把油亮的鬚发摩着她朋友的两頰道。“啊，亲爱的，我多么希望你住在这儿呀！”

“可是我有个老爸爸，跟你有个外公一样，露絲。”

“他是一个基督徒。”

“我也是，露絲。”

“可是你喜欢我們，人又好，又可爱，又可亲——呀，尼娜，你多美呀！但願你是我家的人，住在这儿。有个米雷姆·哈达——她头发跟你的一样顏色淡，眼睛也一样灰。”

“那跟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因为我生的太黑了，我們在布拉格的多半都生得黑。安东說，我們在巴勒斯坦的姑娘，也生得跟撒克遜的姑娘一样白呢。”

“安东喜欢不喜欢生得黑的姑娘？”

“安东喜欢金头发的——象你的那样——还喜欢象你的那双明亮的灰眼睛。我说你眼睛是綠的，他就扯我耳朵。可是我現在瞧，尼娜，我看你的眼睛确是綠的。又多么明亮！在你那双眼睛里，我看得見自己的影子，尽管我影子那么黑。这就是人家叫做腫人的东西吧。”

“露絲，去跟你舅舅說一声，我找他——有事。”

“我去，他就会来的。他不会再讓我下楼了，亲亲我，尼娜。再見。”

尼娜又吻了吻那个女孩，一个人留在屋里了。这是間舒适的房間，房里有沙发和扶手椅——尼娜总認為，这比她姨媽在委茵堡街的宅里的大客厅舒适得多，虽然那个大客厅整間鋪着地毯，是按巴黎一般客厅的样式布置的。犹太人的這間坐談室光綫暗，四壁又漆成暗綠色，桌上只点了一盞小油灯。但是尼娜愛这个房間，她坐在那里等她的愛人，一心希望自己命里生来就是犹太女人。只不过，假如真的这样，她也許会生得发若青絲，眼如淺墨，安东就不喜欢她了。她抬手扶了扶她那色如赤金的辮子，一边撫弄，一边高兴地想，安东愛的是金发雪肤的美人儿。

不大一会儿工夫，安东·特倫得爾鐘走下楼来。熟悉犹太人外型的人，一看就知道安东必是道地的犹太人。他确是个美男子，已經不十分年青，准有三十开外了。一張臉孔充滿了智慧。他的體質瘦弱，身材中等以下，四肢生得匀称，小手，小脚，小耳朵，脖子也生得好看。他的皮色很黑

——黑得不能再黑，看来却又决不是有色人种。比安东·特倫得尔鐘再黑的白种人，真也难找了。一双眼睛很黑，却炯炯放光。叢生在耳边的头发漆一样的黑，有点儿鬚曲。要是随它長，大概会一卷卷垂下来的。不过它剪得很短，就象发主人連鬚发也猜忌似的。安东·特倫得尔鐘是个美男子，自不必說，不过，那双眼睛在臉上却嫌生的太靠攏了些，鷹鉤鼻子的鼻梁也嫌綫条不够分明，基督教徒的臉上就多半生的是这类鼻子。一張橢圓的面孔，跟橄欖一个样的顏色，怎么看也是犹太人的面孔。嘴生得貪婪，牙齿整齐光洁。这人的一举一动，处处是犹太人的款式。但是，这并不使他对他的债务人約瑟夫·巴拉特伽减少基督徒的寬容，或者对巴拉特伽的女儿减少基督徒的騎士风度，反而由騎士风度一变而为爱情。

“尼娜，”他伸出手，握着她的手道，“今晚我沒想到你来。可是高兴見到你——非常高兴。”

“我希望沒有打扰你，安东。”

“你怎么会打扰我呢？我們需要光和热的时候，太阳是不会打扰我們的。”

“我能給你光和热嗎？”

“是我頂喜欢的光和热，尼娜。”

“我要是早想到这个——要是我真能那么想的話——也早就越发快活，什么都不担心了。”

“你担心什么？”

“自然，总免不了有点煩惱事儿。苏菲姨媽說，人人都